

杜环《经行记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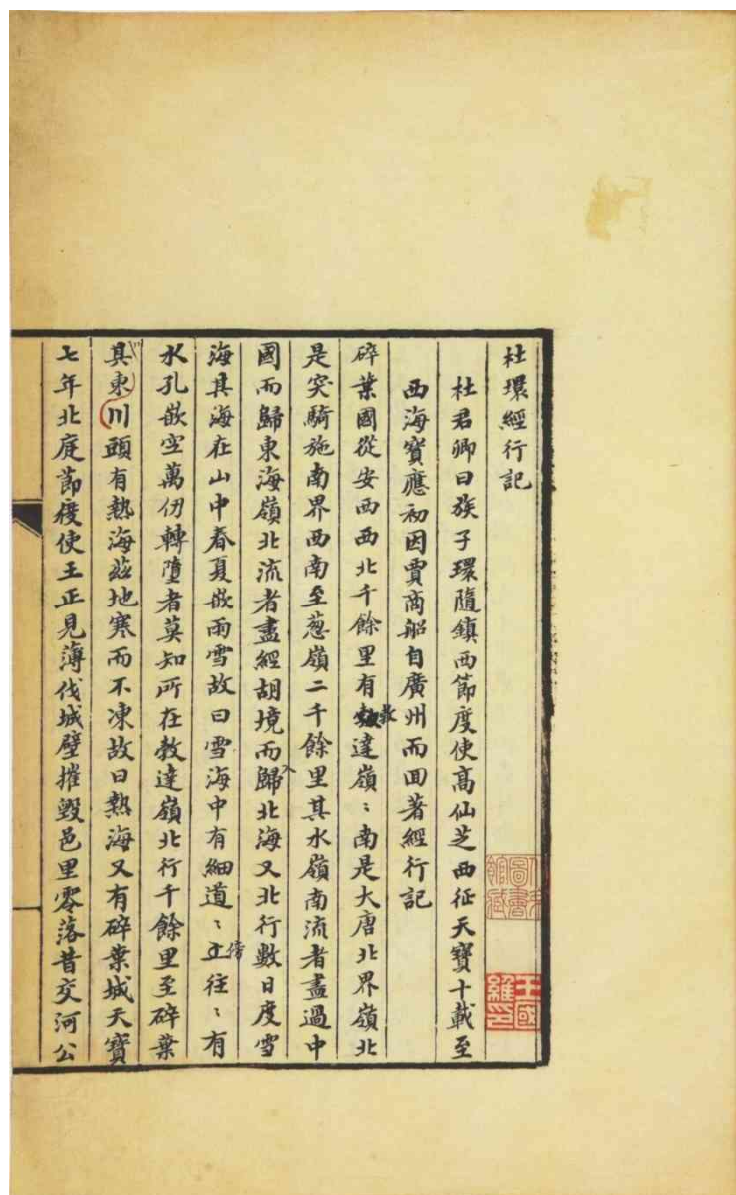


图1 经行记校注 (唐)杜环撰 王国维校注 稿本 国家图书馆

说到杜环《经行记》，不能不提到中外历史上著名的怛逻斯之战。天宝九年（750），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以“无藩臣之礼”为由，出兵征讨石国。石国请求投降，高仙芝允诺和好，但不久背信弃义，攻占石国，大肆杀戮，并将其国王献于阙下斩首，侥幸逃脱的石国王子遂向正在拥兵东指的大食求救。次年，高仙芝率唐军3万人（一说7万人）长途奔袭，孤军深入七百余里，在怛逻斯与大食军队遭遇，爆发激战。其间唐军中的葛逻禄部临阵反叛，唐军受到大食与葛逻禄部两面夹击，腹背受敌，无力支撑而溃不成军，仅高仙芝率数千人逃回安西，近万人被俘。怛罗斯之战后唐朝退出中亚的争夺，大食完全控制了中亚，中亚开始了整体伊斯兰化的过程。

杜环是杜佑的族子，作为随军书记官参加怛逻斯战役，被俘之后流离大食 12 年，遍游黑衣大食全境，并成为第一个到过非洲并有著作的中国人。宝应元年（762）搭乘商船回国，根据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著《经行记》。惜原书久佚，惟杜佑在《通典》卷一百九十三《边防典》中摘引数段，虽仅存 1510 字，但因资料翔实可靠，《太平御览》、《太平寰宇记》、《通志》、《文献通考》等均有转引。

《经行记》翔实地记载了拔汗那国、康国、师子国、波斯国、碎叶、石国、大食等国的地理环境、山川河流、土产风物、生活风俗、宗教、节日娱乐等诸方面的情况，为我们研究这些国家的历史文化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原始资料。如杜环曾随高仙芝转战西域各地，对西域各地的相关情况了如指掌。如碎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，唐朝曾在此设立碎叶镇，为安西四镇之一。据杜环记载，天宝七年（748）碎叶城屡遭战火摧毁，邑居零落，但在原来交河公主的居止之处所建大云寺犹存，清楚地反映了唐朝对碎叶的管辖和经营。

《经行记》是中国记载伊斯兰教的最早汉文典籍，杜环也成为第一位准确理解伊斯兰教的中国人。杜环被俘期间正是伊斯兰教“率土稟化，从之如流”的兴盛和繁荣时期，他客观准确地记录了伊斯兰教的信仰、礼拜、斋戒以及行为规范、饮食、衣饰、禁忌等教义、教法。杜环还记载了祆教、基督教、佛教的情况，这对研究世界宗教的演变发展和传播交流提供了重要的史料。《经行记》还记载了阿拉伯高度发达的医学，当时阿拉伯的医学中心在埃及和叙利亚，而阿拉伯医学则充分学习和借鉴拜占庭医学，杜环称“其大秦，善医眼与痢，或未病先见，或开脑出虫”。

《经行记》还记载了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造纸术西传的历史，唐朝被俘士兵中有不少身怀绝技的金银匠、画匠、绫绢织工、造纸匠等，他们将中国先进的科技成就，特别是造纸术带到当地，并在撒马尔罕开办第一个造纸作坊，之后逐渐扩展到大马士革、开罗，以及摩洛哥与西班牙的一些城市。平滑柔和、适于书写的中国纸张很快取代了此前广泛使用的埃及纸草、羊皮、树皮等书写载体，西方文明也因此获得了迅速的发展。

白寿彝在《从怛逻斯战役说到伊斯兰教之最早的华文纪录》中把《经行记》对于伊斯兰教的记叙与中国造纸术的西行并列为怛逻斯之战的“两种影响”，是中世纪阿拉伯帝国与唐王朝间文化交流的成果，为研究中国伊斯兰教史和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关系史的珍贵史料。研究《经行记》的重要著作有丁谦的《经行记地理考证》、王国维的《古行记校录》、张一纯的《经行记笺注》。

参考文献：

丁谦《唐杜环经行记地理考证》，浙江图书馆，1915年。

王国维《古行记校录》，长沙：商务印书馆，1940年石印“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”本。

张一纯《经行记笺注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63年。

白寿彝《从怛逻斯战役说到伊斯兰教最早的华文记录》，《禹贡》半月刊第25卷第11期，1936年8月。

丁克家《〈经行记〉考论》，《回族研究》1991年第1期。

田卫疆编著《丝绸之路上的古代行旅》，乌鲁木齐：新疆青少年出版社，1993年。